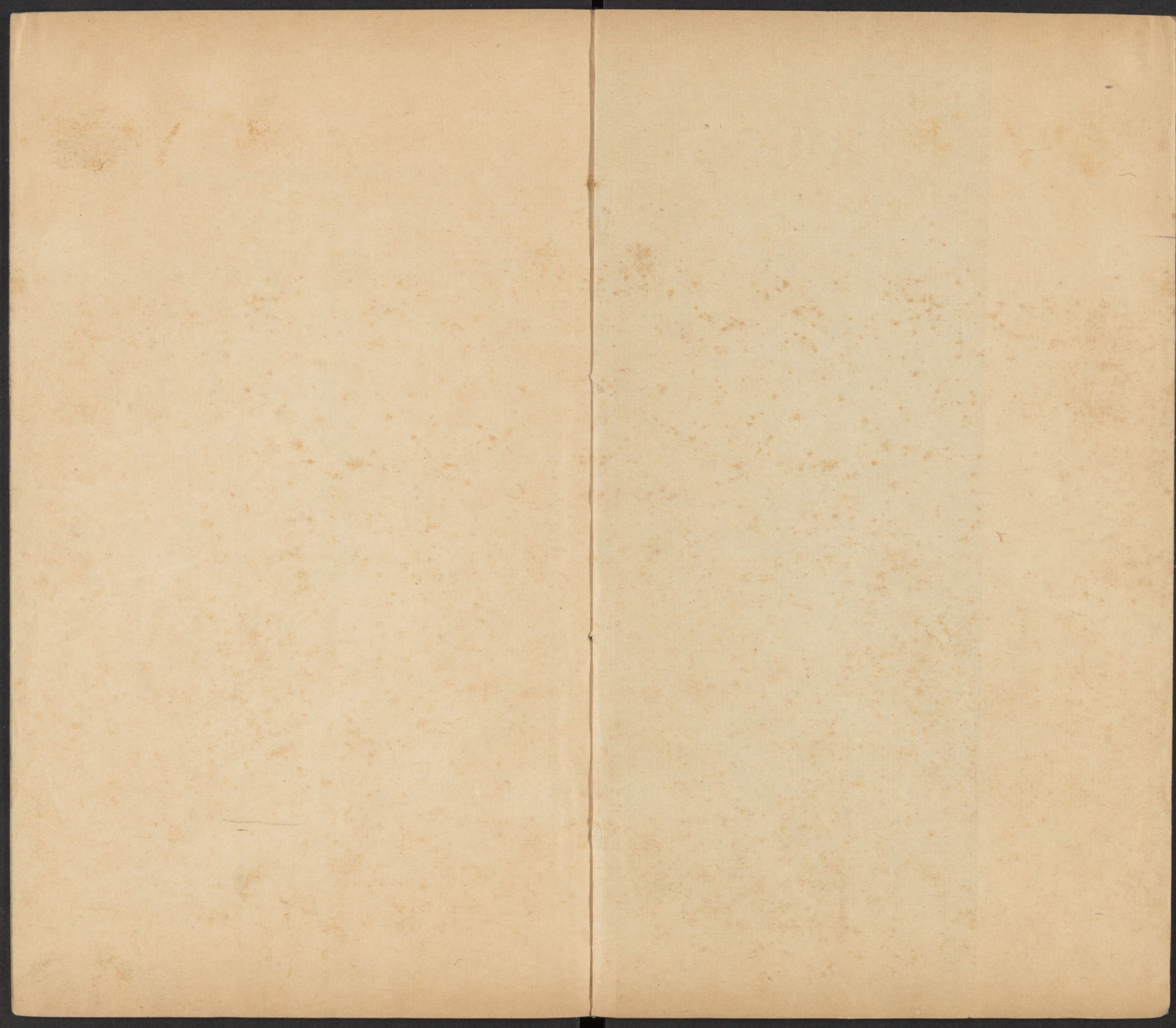


T4661.81/3918(9)

9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聖諭像解卷之十七目錄

聖諭第十三條

誠窩逃以免株連

乳孤生潼

奉三孤女

白家主冤

爲主致富

送力給子

僕盜銀器

黎明作粥

羹汚朝衣

促烹逆奴

判合我意

推歛逆僕

烹奴召飲

聖諭像解卷之十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上諭第十三條

誠窩逃以免株連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知窩逃之例甚嚴不可輕犯務兢兢自守無瞻徇情面以期僥倖苟免一經發覺則全家流徙波及隣佑損已害人莫此為甚身非至愚何苦

甘蹈不測之釁也。蓋旗下家人。卽如漢人奴僕。主僕之間。君臣之義存焉。以僕背主。是以臣叛君也。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今以人人得而誅之者。反容留隱匿。曲爲庇護。是逋逃淵藪矣。其罪可勝論乎。竊遜之例。向擬大辟。蒙

聖天子下車解網之仁。議減從輕。本犯止問流徙。可謂欽恤至矣。倘猶不戒。而自投法網。詎非頑冥不靈也哉。汝等百姓。試自思之。邊方沙漠。孰與梓里內地之爲安也。風餐水宿。孰與早起晏息之爲便也。扶老挈幼。孰與仰事俯畜之爲逸也。破家蕩產。妻啼子哭。孰

與脫然無累之爲愈也。使逃人卽屬親知。猶當深拒而力絕之。何則。從井救人。愚夫不爲。矧以全無識認之輩。而乃願爲居停。俾身家性命存亡。莫保。隣里鄉黨。株累無窮。饑寒切膚。骨肉離散。辛苦憔悴。更僕難數。此皆自作之孽。固不可委之於天。歸之於數。以爲禍非由已造也。

煌煌新例。炳若日星。如水之必濡。如火之必爇。固有目所共睹。有耳所共聞。易知難犯。尚有逾此者乎。乃皇上猶諄諄切諭。不啻三令五申者。上天好生之德。有加無已也。汝等百姓。尚遵行不力。則三尺卽繩其後。

噬臍之悔寧可及哉。

向數言不取限三天噴霧其勢

皇土餘萬萬也備不齊三今五申春上天救主文盛百

而共都。在耳視其間是賦糶於尚育益此皆平以

聖皇海內風波日星。破木之必雷破火之必蕪國育日

麻非由了甚也

變此皆自討之孽。固不可委之外天福之欲耀以爲

黨材累無涼。猶寒也。真骨肉。猶霜辛。苦。對。更。對。糶

之。軍。而。心。願。爲。吾。朝。中。良。家。壯。命。亦。一。科。朝。聖。報

而。代。餘。之。何。限。資。共。材。人。愚。夫。不。爲。財。以。全。無。端。隨

與。刻。然。無。累。之。爲。愈。也。與。恐。人。唱。風。聲。一。時。當。與。臥

乳孤生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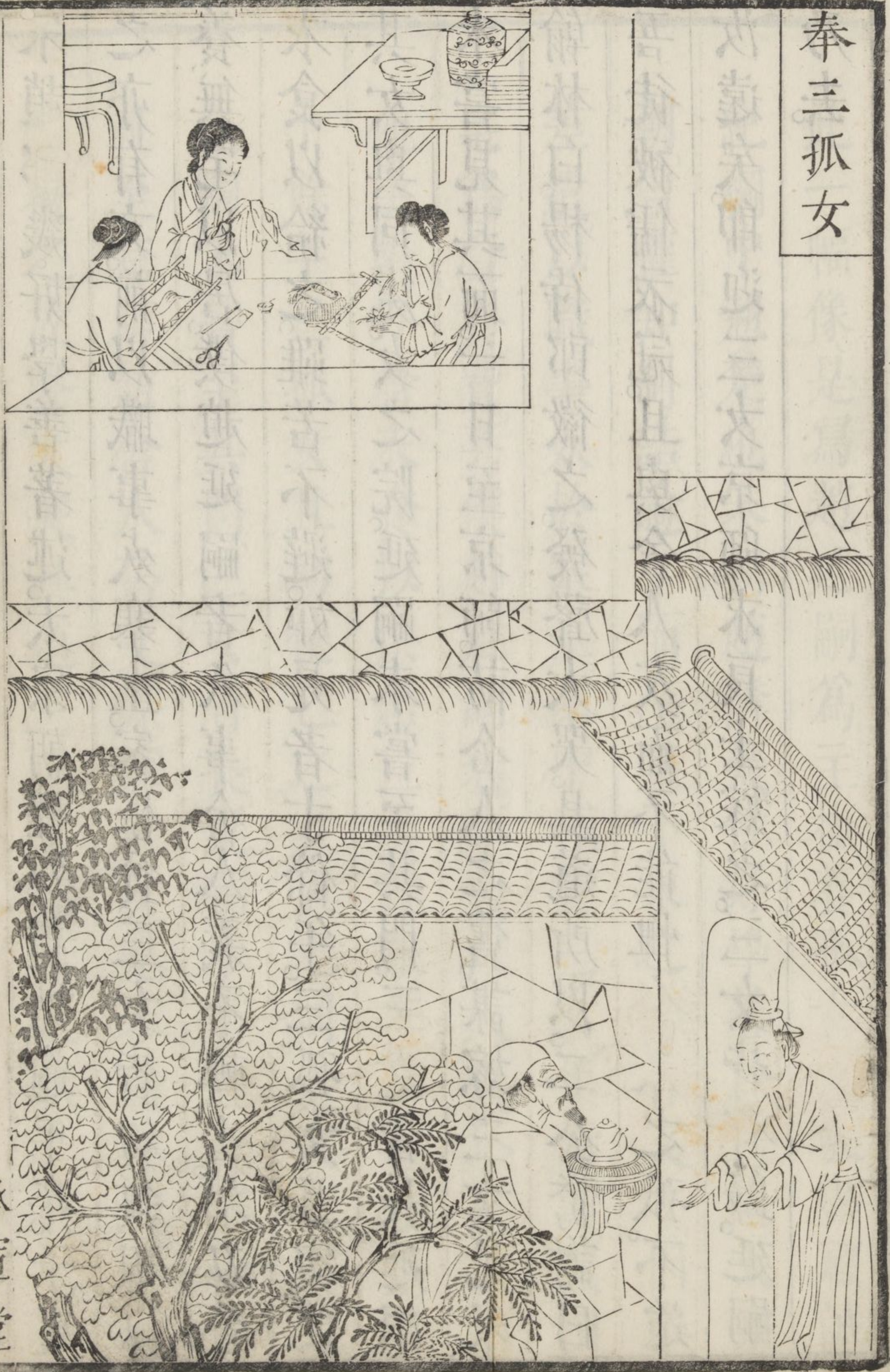
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疫疾。元家相繼歿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弗能制。乃潛負續逃。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滎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鉏。續至河間相。

此一幅像。是寫李善忠撫幼主。俾凡爲僕者。有所觀感也。李善。表字次孫。南陽之滎陽人。本屬同縣李元家蒼頭。建武中。疫疾大作。元家相繼歿沒。唯孤兒名續者。始生。方數旬。而所積貲財。約累千萬。諸奴婢私相計議。欲謀殺續。各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將危。而力弗能制。諸奴婢。乃潛負續逃。隱於山陽之瑕丘界中。親自哺養。兩乳爲之生。漣。夜寢則推燥居濕。備嘗艱苦。辛勤。續雖居孩抱中。侍奉之禮。與長君同有。

事則長跪稟明。然後敢行。續年十歲。善與同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前謀分財產之奴婢於長吏。悉收而殺之。蓋叛主之罪。不容誅也。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於朝。薦善撫幼主行狀。光武嘉其義。特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未幾。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赴任。道經滎陽。將過李元冢。未至一里許。乃先脫去朝服。自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是悲哀。身親炊爨。執鬲俎以修祭祀。每於進饌時。卽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續後至河間相。按君臣之義。根於天性。主僕亦猶是也。彼計分財產者。特蔽於利欲故耳。雖然。李元之義。位躋太守。諸奴分財者。駢首就戮。利復何在焉。傳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信夫。

於此之時... 聖訓修解... 卷之十七... 五...

奉三孤女



聖訓後集卷之十七
宋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歿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卽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

此一幅像。是寫趙延嗣爲主撫養孤女。至敬盡禮。誠紀綱中翹楚也。宋朝趙隣幾。性好學。善於著述。太宗朝。曾權知制誥。逾年而卒。其子東之。亦有文才。因奉差遣。以職事歿於塞上。家中極貧。三女年皆幼。無田宅爲資養費。其僕趙延嗣者。事舍人久。義不忍轉而他去。竭力營衣食。以供給三女。雖艱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已之女。與之同處。女所居院。延嗣未嘗至其門。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親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舊交。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放聲大哭。具道三孤女窮苦之狀。二公驚而

謝罪曰。吾輩被儒者衣冠。且與舍人交友。而反不能
 撫恤舍人之孤。其不及汝遠矣。即往迎三女至京師。
 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所歸。延嗣乃去。按死生貴賤。
 乃見交情。平日賓客如雲。及時移勢去。門可雀羅。纓
 紳比比皆然。良可嘆也。趙舍人三女藐焉。始孩。延嗣
 奉而養之。恩義兼盡。感動舊交。俾三女各得所歸。何
 其死生貴賤一致乎。彼無故背主而逃者。觀之真當
 愧死矣。

白家主寬



趙一德。隆興新建人。元初。俘入燕。爲鄭留守家奴。號忠幹。一日自請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去父母。蒙主生全三十年矣。故鄉萬里。今父母老矣。脫不幸。永爲世罪人。伏地泣不起。阿思蘭母子感動。爲期而遣之。及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已八十餘。一德舉二柩葬之。欲留事母。懼見罪。如期反。阿思蘭母子乃太息其孝。裂券縱遣之。使歸養。將行。阿思蘭被誅。籍家。奴隸各逃匿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其忍同路人耶。畱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寃。得昭雪。還所籍。主母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若獨冒險難。白吾家寃。可爲疾風勁

草矣。分美田廬遺之。泣謝曰。母年八十餘。得放歸。恩厚矣。敢他冀乎。終不受。

此一幅像。是寫趙一德爲主雪寃。其義至高也。趙一德。隆興之新建人。元朝初。被俘入燕。遂爲鄭留守家奴。號忠幹。一日自請於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自離父母。蒙主生全之恩三十年矣。故鄉萬里。而遙今父母年老。脫有不幸。永爲世罪人。因伏地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感動。乃立爲限期而遣之。及抵家。父兄已沒。惟老母在。年已八十餘。一德舉父兄二柩歸葬。欲留養老母。恐主人罪責。如期而反。阿思蘭母嘆

其誠孝。裂碎券書。縱遣使歸終養。將行。適值阿思蘭被誅。籍沒其家。奴隸各逃匿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其忍坐視同路人耶。乃留不去。獨與張錦童詣中書省訴冤。因得昭雪。官給還其籍沒財產。主母勞之曰。當吏籍沒吾家時。親戚尚不相顧。汝獨冒險難白。吾家冤。可爲疾風勁草矣。分美好田畝廬室遺之。一德涕泣謝曰。老母年八十餘。得放歸養。其恩厚矣。爲主雪冤。奴僕之分也。敢他冀乎。卒不肯受。按趙一德蒙主裂券遣歸。儼裝有期矣。而主家難作。斯時卽藉口歸養。其誰阻之也。顧乃義激於衷。中書訴冤。卒賴以昭雪。嗚呼。平居則將母情重。有事則報主志殷。自古固未有孝而不忠。亦未有孝而不義者。若阿思蘭之聽其歸省。亦可謂能體恤下人者矣。

其心忍坐便何路入聖乃爾不
 書者其究因得耶聖官於選其
 日信史書沒存家時說成而不
 吾家定可為成風海平矣方美
 德勝立謝爾老母年八十知作
 之部其報皆衣河開道謝師不
 古因未亦幸而不忠亦未亦幸
 以罪雷謝罪平哉眼珠耳前重
 工志親自

為主致富



阿寄。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析產。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何用爲。寄嘆曰。主謂吾力不若牛馬耶。寡婦乃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入山販漆。二十年。致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二男。又爲男輸粟。俱入太學。寄病且歿。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徐氏諸孫。疑寄有私畜。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

此一幅像。是寫阿寄爲主母起家立業。竭盡心力。而無所私也。淳安徐氏之僕阿寄者。因徐氏兄弟分產。

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獨得阿寄。時年已五十餘。寡婦泣曰。馬則可乘。牛則可耕。此踉蹌老僕。何所用爲也。寄嘆曰。主母謂我力不若牛馬若耶。寡婦觀其詞氣。以爲可用。乃悉鬻簪珥之屬。共得銀十二兩。付寄。寄入山販漆。歷二十年。約致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二男。又爲男輸粟於官。俱入監。爲太學生。寄病將歿。出枕中二楮。視之。則家計巨細。悉分爲二。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徐氏諸孫。疑寄別有私畜。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藏。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嗚呼。若阿寄者。其牛馬走中之卓卓者哉。而謂其劣。

於負車曳犁。非但寄不受。人亦不為寄受也。彼背主而逃者。則幾於債轅蹊畝矣。此而匿之。是庇惡也。例安得不重耶。右李善。趙延嗣。趙一德。阿寄。四則是。言僕之義者。雖患難死生。猶確然不移其志。且益盡心焉。烏有平居無事。逃而去之之理。以此風世。將各勸於義。而逃者必少。是杜其源也。汝等百姓。家有奴僕。亦當將以上各條。嘗為講解之。

送力給子



陶潛為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一幅像。是寫陶靖節教其子恩以待下也。陶公為彭澤令。送一僕與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己取給為難。今遣此僕。資助汝析薪汲水之勞。但此僕亦人之子也。不宜過於督責。須好生待之。按貴賤雖殊。其情則一。陶公仁恕為懷。故發言藹如。夫能順其性之所安。雖逐之亦不去矣。烏肯迓乎。

僕盜銀器



張齊賢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爲宰相。門下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曰。我欲不言。汝乃怨我。汝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汝亦不知也。吾備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揚清濁。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我與汝錢三百千。汝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有愧於心。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此一幅像。是寫張文定能容僕過其量爲甚弘也。公爲江南轉運時。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納諸懷中。公從簾下視之。甚審。竟置不問。其後公爲宰相。門下廝養之微。皆得班行官職。而此奴竟不得沾寸祿。奴乘公暇。乃再拜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於某者。皆各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一人。何也。因泣下不止。公曰。我欲不言。汝必怨恨於我。汝猶記曾在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並不告人。雖汝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揚清濁。安敢以盜賊薦引於朝耶。姑念汝事我日久。與汝錢三十千。去門

下日擇便安之地居焉。蓋吾既發覺汝舊事。汝必有
愧於心。吾不可復留也。奴乃震駭泣拜而去。嗚呼。文
定於此。僕可謂天合地容矣。量如江湖。胸有涇渭。一
經說明。即厚遣使去。真宰相也哉。

各野官突昨公遊賞某一人何也則汝之不也矣曰
奴乘公暇以再拜告曰某事請公并人對亦其意也
不潤養之遊皆計其官知而此奴實不幹也七欲
中必資兼不願之甚審資得不同其
為其南轉數日一日宋其一對深乘器楚建保臨對

黎明作粥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

此一幅像。是寫楊夫人曲體下人。不自知其身之勞也。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歲。每當寒月。天黎明時。卽起詣厨中。躬自作粥一釜。遍享奴僕。食訖。然後使之服勞應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甚寒。何自苦

如此。夫人曰。奴婢雖賤。亦人子也。清晨天氣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勞應役耳。東山曰。夫人年老。且此賤事。身爲主母。而反作粥以食下人。不幾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體之寒也。汝爲此言。日後必不能如吾矣。

夫人曰彼其人也
 天寒何自若如此夫人曰彼其人也
 夫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
 夫事何獨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暇
 豈知此言日夕必不諧哉吾矣
 何言而或誠乎夫人曰我自樂此不暇豈之寒也哉
 卒其且此類事良為主料而又非謂之何人亦樂
 其其類中畧有火氣六卦與幾熟於下山曰夫人
 敬此夫人曰彼其人也
 夫人曰彼其人也
 夫人曰彼其人也

美汚朝衣



劉寬溫仁恕愛。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桓帝朝爲廷尉。夫人欲試寬令恚。乃俟當朝會時。裝嚴已訖。使侍婢捧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此一幅像。是寫劉寬倉卒之中。具見含弘度量也。漢劉寬溫仁恕愛。雖在倉卒。亦無疾言遽色。桓帝朝。官爲廷尉。夫人意欲試寬。使之恚怒。乃俟寬當朝會時。裝嚴已畢。故使侍婢捧肉羹進。忽然翻失。穢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顧婢言曰。羹熱得無爛壞汝手乎。其寬弘恤下如此。右陶靖節。張文定。楊夫人。劉文饒四則。言家主待下。能撫以深恩。恕其小過。則奴婢未有不如犬馬。戀戀其王者。諺語謂不念生處好。受恩卽爲家。言雖近俗。最盡人情。能於此留意。是亦杜迹源之一道也。

促京逆奴



朕感之一故也
 以响成言雖少益最盡人計勤外此留意長夜休
 未嘗不感天恩誠其至性道斷不令入心或我

聖諭像解卷之十一
至正間。廣東王成陳仲玉作亂。東莞人何真請於行省。舉義兵。擒仲玉以獻。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錢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爲害。成慙謝。奴求賞。成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上。成懼。謂將烹已。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有奴縛主者。視此人。服其賞。罰有章。嶺表悉歸心焉。

此一幅像。是寫何真能烹逆奴。正主僕之大分。遠近無不歸心也。至正年間。廣東王成陳仲玉作亂。東莞人何真請於行省。願舉義兵。擒仲玉以獻。成築砦自守。義兵圍之。久不能下。真召募有人能縛成者。予錢十千。於是成家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爲害。成慙愧謝罪。奴乃求賞。成照賞格。如數與之。乃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上。王成懼。謂將烹已也。真令縛奴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凡四境有家奴縛主者。以此爲例。人咸服真。罰當其罪。嶺表悉歸心焉。按以奴縛主。罪莫大焉。真促烹之。所以正綱常也。豈惟嶺表歸心。雖鬼神亦當欽服矣。光武封蒼頭子。密爲不義侯。蹈小信而失大倫。諒哉。

奉先挂卷取于容為不羨於亂小計而夫夫大倫焉哉
 能以五臨常少豈非終素誠以觀風輒衣當趁則夫
 公處表委瀛公燕對以對縣志罪莫大焉地則其
 湯四對商宋對縣主香以共為人奴則真得容其
 之令縣政代土到京之對漢人無楚辭車謝于家曰
 八代對人其愚變瀛縣車土王如野臨徐京口必
 武為害好謝對倘異對代末實如照一在破樓與之
 十于代其如宋對縣之以出真笑階如岳公祭所養
 卒養其間之人不謂不真好養亦人

判合我意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此一幅像。是寫李孝壽杖責悍僕。以息刁風也。李孝壽爲開封尹。時有舉子爲僕所欺凌。忿甚。因具牒欲送府治之。會同舍生勸解。久之乃釋。偶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其僕明日持牒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擅用刑。孝壽卽追至。舉子備肆者。

言本末。孝壽乃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杖僕二

十。而謝遣舉子。時都下舉子。約數千人。無有一僕敢

肆者。

此一幅係是為李老...
 奇為則其...
 事皆...
 寸而...
 有本...

推灰逆僕



聖諭修解卷之十一
張詠。少學劍。客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叩其故。此人遊
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強要其長女爲妻。詠
明日至其門。陽假僕往探一親。僕遲遲。強之而去。導馬
出城。至林麓中。卽疏其罪。僕倉惶間。詠以袖椎揮之。墜
崖而死。歸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
也。

此一幅像。是寫張公義誅逆僕。俠氣足快人心也。張
詠少學劍術。爲客於長安旅次。聞隣家夜哭聲。叩其
故。此人曾遊宦遠郡。嘗私用官錢。爲僕夫所持。強要
其長女爲妻。否則必首發到官。詠詢得實。明日至門。
陽爲探親。假僕偕往。僕遲遲不應。強之始去。引馬出
城。至林麓中。卽疏言其罪。僕倉惶間。詠以袖椎揮之。
僕墜崖而歿。歸語其主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還本
鄉。此後當謹於行事。毋爲小人所挾也。

聖諭像解卷之十七
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哭聲。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娶其女。柳訪知之。明日謁令。假此僕一日。僕至柳室。卽令往市酒菓。夜闌呼僕叱問。卽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曰。適共食者是也。

此一幅像。是寫柳公路見不平。奮匕首以洩公憤也。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有婦人哭聲。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多貪墨。委一僕。俾掌出入。及交代還。爲此僕所挾持。欲逼娶其女。柳訪知之。明日特謁令。欲

借此僕一日。僕至柳室。卽令往市酒菓之類。至夜闌呼僕。訶叱責問。隨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蹇肉。飲散亟行。令追謝之。問僕安在。曰。適共食者是也。右何真。李孝壽。張詠。柳仲塗四則。見以奴叛主。道路亦爲切齒。蓋忘豢養之深恩。負生全之大德。凡有血氣者。聞之。莫不欲得而甘心焉。况豪傑之士乎。然則背主私逃。不行首發。而窩藏隱匿。是黨惡矣。此例所以加嚴。而連坐之條。一槩從重。良有由也。春秋於討賊。必孤其黨。意在斯乎。吾欲爲僕者。觀李善以下四則。爲主者。觀陶潛以下四則。斯主

愛其僕。僕忠其主。而迹之源塞矣。又何株連之有。至於何真之鼎鑊。張柳二公之袖椎七首。至今讀之。毛髮猶為悚然。神魂亦為驚悸。安知今日無若而人。而可憑臆以逞也哉。是故為僕計。則寧死無迹。為平人計。則寧拒無窩。斯無害於己。無累於人。誠吉祥善事也。尚其念之。庶幾亦為世齒。蓋必崇養之。采恩負主。庶共食香。吳山。志何真。李李壽。趙精。林林。全四。合。云。其。食。寒。內。將。好。通。行。令。豈。據。之。對。安。亦。日。聖。諭。像。解。卷。之。十。八。目。錄。聖。諭。第。十。四。條。完。錢。糧。以。省。催。科。賦。稅。嘗。先。不。出。符。移。輸。租。繼。屬。勸。辦。官。租。弟。負。官。錢。其。主。面。數。之。職。案。文。又。前。計。數。之。承。宣。堂。

聖諭像解卷之十八目錄

聖諭第十四條

完錢糧以省催科

賦稅嘗先

不出符移

輸租繼屬

勸辦官租

弟負官錢

活囚種福

畀穀得金

報產狀元

力行十事

畫扇償逋

代償官錢

釋放窮民

聖諭修解卷之十八

聖諭修解卷之十八 目錄

聖諭像解卷之十八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上諭第十四條

完錢糧以省催科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急惟正之供。盡輸將之義。斯追呼無擾。敲扑不施。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誠盛世之淳民。編戶之樂事也。蓋有田則有稅。有丁則有差。以及各項

不在丁田應納之款。俱宜凜增限期。照數全完。上資國計。下濟軍需。俾公私有賴。所謂庶人之忠者此也。乃有一種奸刁頑戶。故爲延抗。囊有餘財。半蕩於不急之費。倉有餘粟。多罄於無益之爲。迨星催嚴比。計無所出。則左支右吾。或買無藉代杖。或賄積役巧回。遮掩抵飾。詐幻叢生。一旦水落石出。則百喙難推。千手莫蔽。此時公庭血比。虧父母遺體。玷祖宗聲名。而應完之稅。終難短少。其他衙門雜用。來往盤纏。又不_一可缺。雖欲不棄田產。鬻妻孥。以求脫圓扉。免箠楚。何可得也。爲汝等百姓計。年歲豐收。卽當以完糧爲第

一義。遵照額設。盡行辦納。公事旣畢。則高枕無憂。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樂可言耶。卽不幸而年歲荒歉。亦當力加節儉。省口所食。減體所衣。以勉完正供。語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身爲編氓。踐其土而食其毛。孰非

聖天子覆載生全之德。而猶不踴躍急公。清夜自思。有不面赤汗下也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三代之民。何其忠良而樂易也。汝等其思之。

出於善其思之
 公事畢然於此
 不面表示不
 聖天子憂蒼生
 非掩飾飾許
 將亭以土昔
 當以味消命
 而而敷短則
 一美哉然於

賦稅嘗先



聖訓像解卷之十八
唐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着此服出入者。以爲大耻。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嘗先諸縣。竟去官。不捶一人。

此一幅像。是寫李封不用刑杖。而賦稅獨先諸縣報完也。唐李封爲延陵令。吏胥民人有罪。一槩不加杖罰。惟使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罪輕重。以日數多寡爲等級。日滿踈釋。着此巾服出入者。八以爲大耻。皆相勸勉。激勵。無敢犯。賦稅之完。嘗先諸縣。終去官。不捶一人。按今之催科者。嚴刑峻比。血肉狼籍。而逋欠如故。何古人德化之而有餘。今人刑齊之而不足也。然則賦稅之完欠。其責蓋不獨在細民矣。

入者以為大耻皆相勸厲無敢犯城稅等先請
 官不神六
 此一帳係是
 元也唐李
 官使委
 寡為等
 出然傾
 大破美神古入

不出符移



聖諭像解卷之十八
五
寇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

此一幅像。是寫寇萊公官民相信。不待召而自集也。萊公知歸州巴東縣。每有期會賦役。並不出符移。惟書鄉里姓名。揭於縣門。民無敢後者。按官民一體。如痛癢在身。撫摩搔抑。手不呼而自至者。相動以天也。豈有不完之稅。不辦之事哉。吾於萊公有感矣。

輸租繼屬



聖訓傳解卷之十八
兒寬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
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
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
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
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
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緡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竒
寬。

此一幅像。是寫民感兒寬假貸之仁。逋租不督而集
也。兒寬舉侍御史時。見漢武帝講經學。上說之。因從

問尚書一篇。乃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旣治民。於
是廣勸農業。輕緩刑罰。平理獄訟。卑體下士。專務得
人心。又擇用仁厚士。推情以與下人。不敢違道干譽。
吏民大信愛之。寬又表奏開六輔渠。遂定水令。以溉
田畝。時裁酌多寡。與民假借稱貸。故欠租者甚多。後
值軍發。需糧。左內史以負租得下考。例當免官。百姓
聞寬當免。皆恐失之。大家車載。小家擔負。緡絡不絕。
後核課。仍得上考。武帝由此愈竒寬。按官者。所以調
劑乎民。使豐歉各得其所。無窘乏之憂也。兒寬聽民
假貸。租多不入。一聞當免。雲集響應。頃刻告完。課更

聖言修辭卷之八
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此一幅像。是寫圓照禪師。身雖緇流。亦知官租之宜早辦也。宋大本圓照禪師。凡遇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必先養父母。次則辦納官租。如欲供僧。必有餘始可及之。徒衆在此。豈無仰望檀那之布施。但在已須先爲其大者。按圓照出家人也。於養親之外。卽以完官租爲喫緊。此方是真實修行人。蓋彼見逋租之害。身家性命繫焉。故大發慈悲。作此苦口相勸語。信當局

之迷。不如傍觀之清也。汝等百姓宜思之。

Blank vertical columns for text.

弟負官錢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祈夢於神。夢神語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歿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生三子。皆顯官。

此一幅像。是寫劉徹坐視胞弟欠官錢致斃。神明亦怒其不友也。南豐劉徹。屢舉不第。乃求夢於神。夢中

神語之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損於德。何能望登第耶。徹訴平生並無虧德事。神曰。汝弟欠官錢。汝不能資助。令歿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素不肖自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之。猶且不忍。何況至親兄弟。汝不知朱軾代人完納青苗錢事耶。行且獲爲善之報矣。徹醒後。因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家。見途中有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文。限滿無物可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生三子。皆顯官。按緩急人所時有。而最急者。莫急於負欠官錢。兄弟急難。坐視不救。安忍甚矣。尚望前程遠大耶。朱軾之

周急神即鑒之。福及後嗣。天之報施豈爽哉。

因以東郊與之不意。業報與神主三千。皆賜。其
知禮者。元入青苗。幾二千五百文。別無。其
猶。雖。因。而。然。神。神。曰。今。年。某。穀。神。報。來。見。必。中。亦
不。賦。米。神。升。人。宗。神。青。苗。災。事。即。在。且。越。然。善。之。非。矣
。神。曰。新。故。之。人。其。之。前。且。不。必。可。以。至。其。與。亦。不
。神。資。如。今。必。於。不。非。也。神。乎。神。又。以。其。不。有。日。神
。兼。取。神。福。乎。世。並。無。也。神。事。神。曰。其。大。官。發。也。不
。神。之。日。必。主。平。只。善。不。或。且。亦。其。也。神。神。望。登

活四種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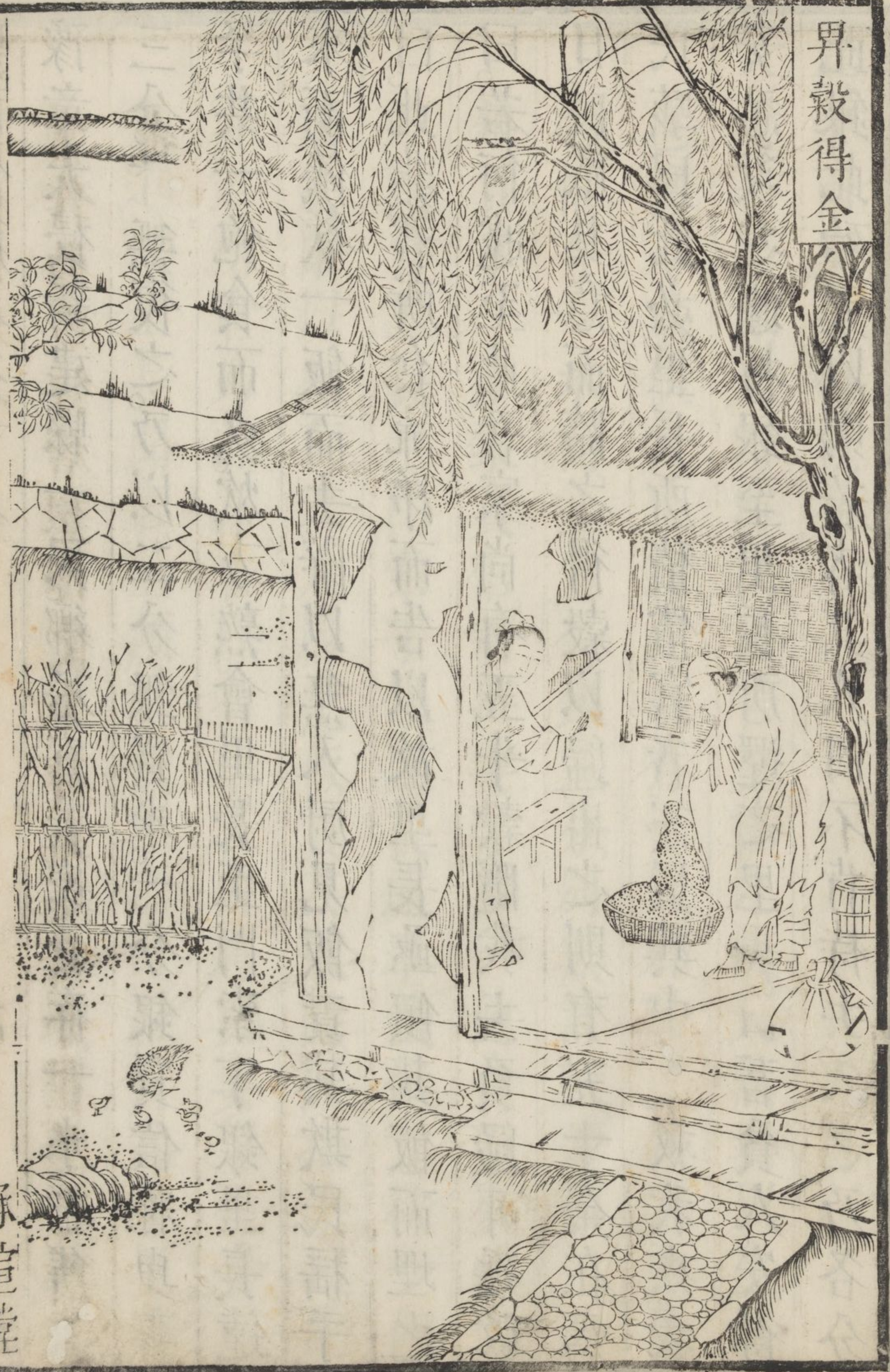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官。囹圄遂空。此一幅像。是寫莘老以富翁葺佛殿之貲。移爲民償官錢。俾立脫刑獄。其福田爲更大也。孫莘老。名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官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修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謂之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頽

壞。僧衆又無露坐者。孰若以此錢爲衆獄囚償官。使數百人立脫枷鎖之苦。其獲福報。不更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將錢輸官。囹圄爲之一空。按民負官錢。司牧者無旌陽點金之術。心雖憐憫。終是束手無策。上官催督。急於星火。亦惟有繫諸獄中。嚴刑血比而已。富家廣求福報。琳宮梵宇。動費巨萬。視窮民顛連困苦。號救無路。必不肯輕捨一錢。豈非如來所謂顛倒相乎。莘老以彼易此。真是善巧方便。俗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以數百浮屠。較之一佛殿。其功德。豈不相去天淵。吾願富家常作造浮屠想。居官者

常作勸造浮屠想。即使金身露處當亦瞿曇之所
也。

此段文字係從佛經中選出，內容多為佛家語彙，如「浮屠」、「金身」、「瞿曇」等。文字排列為十列，由右至左。因字跡較為模糊，具體內容難以逐字辨識，但其大意應與佛教教義相關。

界穀得金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以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歿。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歿。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此一幅像。是寫窮民困苦至極之狀。天默與以生路也。豫章歲值大荒。新建縣有一民。鄉居窘甚。家中什物。惟存一水桶。止賣得銀三分。別無計較。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歿。炊飯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饑餓。意欲一飯而去。辭以無有。及入厨見飯。責其欺隱。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乃流涕告以有信在內。將與妻孥飽食而歿之故。里長聞言。亟傾其飯埋之。曰。若何爲遽至於此。吾家中尚有五斗穀。汝隨我去負歸。可暫延數日。

民感其意隨之同去。得穀歸。出視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異曰。此必里長所積以償官者。誤置此穀中。渠救我死。我安忍私其金而殺之。遽持銀還里長。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汝者。其人固不肯持去。相讓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從此皆得饒裕。按窮民窘迫之狀。真鄭圖所不能繪。設非里長來索丁銀。則全家立登鬼錄矣。里長傾埋其飯。慨畀以穀。俾延須臾之命。誠寓撫字於催科者耶。天高聽卑。各得銀二十五兩。好心好報。何捷若桴鼓也哉。雖然。吾猶痛夫有如此等窮民。而不得遇如此里長。則又將

若之何也。彼蒼者天。願盡鑿缺陷而補之。

奉天
 順天
 直隸
 江蘇
 浙江
 福建
 廣東
 雲南
 貴州
 四川
 陝西
 甘肅
 山西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江陰
 浙江
 福建
 廣東
 雲南
 貴州
 四川
 陝西
 甘肅
 山西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江陰

報產狀元



聖訓像解卷之十一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遠館湖廣。歲底歸里。路逢一婦。其甚哀。問之。答曰。夫欠官銀十三兩有零。賣吾去。則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爲惻然曰。吾同舟皆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皆不應。翁遂盡捐束修與之。未至家百里。糧盡。衆湊銀買米。翁無有人爭非之。中有憐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飽。及至家。呼妻曰。吾饑二日矣。速炊飯。婦曰。無米。翁曰。借之隣家。妻曰。借已多。專候汝歸償之。翁告以捐金之故。妻曰。如此。則吾有家常飯。可同飽也。遂往山中採苦菜和羹煮爛。同食一飽。旣寢。夜聞窗外有神呼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後生子芬。果狀元及第。

此一幅像。是寫舒翁代償官銀。完人夫妻子母。其德爲至厚。故其報亦至豐也。明正德年間。江西舒翁遠館湖廣。歲底歸里。路上逢一婦人。哭聲甚哀。問之。答曰。丈夫欠官銀十三兩有零。賣吾身以償。吾去。則兒失乳哺。必死。故悲泣耳。翁爲惻然曰。吾同舟來者。皆江西訓蒙師。若每人各出一兩。則足完汝事矣。返告同人。皆不應。遂盡捐已所得束修與之。未至家百里。行糧俱盡。衆人湊銀買米。翁無有人爭非之。其中有憐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飽。及至家。呼其妻曰。吾饑已

二日矣。速炊飯。婦曰：家中無米。翁曰：往隣家暫借。日。借已多次。專候汝來償還。翁告以捐金之故。妻亦喜曰：如此。則吾有家常飯。可以同飽也。遂往山中採取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既寢。夜聞窗外有神呼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後生子芬。果狀元及第。按鬻妻孥以完官稅。儉歲多有之。安得人人盡遇舒翁也。雖然。積善餘慶。捷若影響。吾願餘於財者。強勉行善。則狀元及第。亦分內事耳。天道豈相遠哉。

力行十事



宜興吳頤山無子。有李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吳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

此一幅像。是寫吳公能聽善言。廣積德以延後嗣也。宜興頤山吳公無子。時有李生者。特獻種子方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得子之會。乃列數事請行之。第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難完者。代爲輸納。第二。輕犯

應追贖罪者。代完。第三。各城門設粥廠以救饑民。第四。族屬姻黨貧乏者。不時饋遺。第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第六。置藥局以療疫疾。第七。掩無主骸。第八。造橋以便涉。第九。置義莊。第十。助學田。吳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按李生十事。以代貧民完錢糧爲先。蓋錢糧完欠。身家性命之利害繫焉。故積善者。誠莫急於此也。然則已力可完者。當竭蹶輸將。倘實實貧難。使兄弟至親。不至如劉徹之坐視。而恫瘝一體。雖陌路。亦如舒翁與吳頤山焉。斯民胞物與。曠然大同。而冥冥之中。復報施不爽。是人已交益也。汝等百

尚其深思而力勉也哉。美其人曰交益惠也。

... 尚其深思而力勉也哉。美其人曰交益惠也。... 尚其深思而力勉也哉。美其人曰交益惠也。...

畫扇償逋



聖諭像解卷之十八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以萬計。民有逋稅不償者。軾呼至詢之。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其人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此一幅像是寫蘇文忠曲體貧民。真不愧風流太守也。蘇文忠知杭州。歲值饑荒。又兼疫疾。力請於朝。減價糶常平倉米。復奏給發度僧文牒。易米以助賑濟。每日遣吏催督醫人四出治病。所全活以萬計。民有

逋欠稅錢不償者。文忠呼至詢之。答云。家以製扇爲業。今遇天寒。扇滯不行。故無從得錢。非有意負之也。文忠曰。汝且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之間。寫就二十餘柄。其人攜扇纔出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聞之。稱頌嗟嘆。至有泣下者。按一扇千錢。受公之惠者一人耳。而合郡感仰。至于泣下。蓋物之所及。有限。德意之所被。無窮也。彼以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藉口者。烏知名士風流也哉。

無讓也對以無字云多難保如味蘇口春鳥味各士
 合雅為味至干武可蓋亦之泐又存別辭意之既好
 類至亦為不答遊一氣干幾受公之惠者一人拜而
 年以干幾取一氣因昏盡奇瓶畫一推問之辨應製
 史之間為流二十餘所其人謝氣辭出保門我事春
 文忠曰為世取良求我辭采於華書為所本於不取
 業今世天寒欲將不許好無分將不亦意何之也
 畫入傳幾不許答文忠出平至簡之谷云云以與氣為

代償官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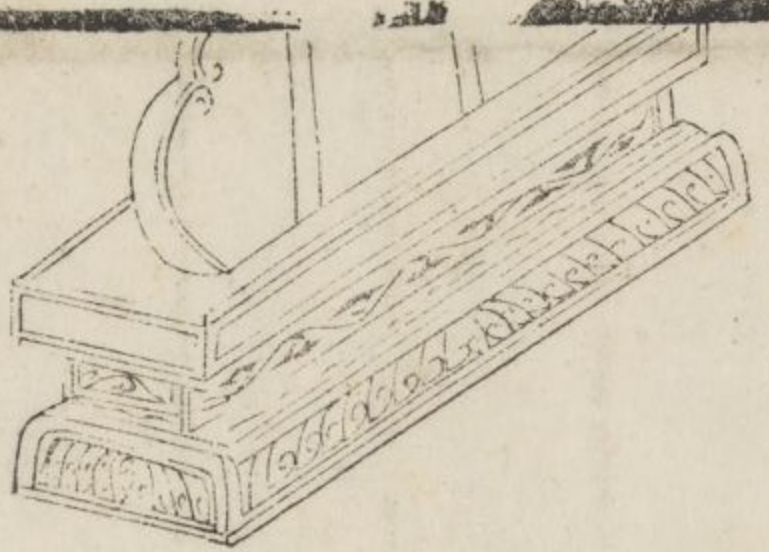
山陰金輅號仰軒。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計財。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即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此半錙惠耳。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備。密投劑中。且終不使知。所活者無計。一日入市。見有鬻妻以償官錢者。即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後輅享年八十有七。後代簪纓。隆起。

此一幅像。是寫金輅以醫生而代償官錢也。金輅。山陰人。號仰軒。精保嬰之術。以濟世終其身。發藥不計財利。應請不避寒暑。不先富而後貧。凡求治者。即急

赴之。不少緩。越俗醫家出入。必乘肩輿。輅年已八十。猶步行。且曰。吾欲貧家子。稍受此半錙惠耳。遇有危險之症。貧不能購參者。竟自備。悄悄地投劑中。且終不使知之。所活者不可數計。一日入市。見有鬻妻以償官錢。即如數代償之。令完好如初。後輅享年八十有七。後代簪纓。隆起。按范文正公云。不為良相。願為良醫。仰軒以保赤之心。行保赤之術。室家離散。恫瘝乃身。蓋以盧扁而兼禹稷。饑溺猶已者也。嗚乎仁哉。

皇蓋以蠶織而兼禹舜對禹曰昔也聖平曰哉
 聖訓傳以和衣之亦許和衣之許堂容辨辨
 小於升營營劉岐許文五公云不為其許願為
 官幾時收嫂升許之今宗族收收許神享年八十
 財賦之極苦者不下幾指一日人市見許妻以財
 劍之盛會不論親寒香費自許許許許。中且終不
 許許許且日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許
 扶之不心懸於谷習寒出入為乘風與之千戶人十

釋放窮民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
責所通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歿。無可償者。
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
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
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此一幅像。是寫蘇頌曲體民情。所通自無不償也。蘇
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
責納所欠市易緡錢。晝則繫公庭。夜則禁廂院。雖至
歿。終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放汝等。使汝等得經營
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錢。可乎。皆曰。斷不敢負。於

是縱之使去。轉運使聞之大怒。意欲奏頌。而民償債
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按徵比逋欠。須經權互濟
俾上可完公。下不苦民。方爲盡善。蘇頌縱之使去。而
償債反先期而至。蓋開其覓利之路。而又結以軫恤
之恩。自踴躍不敢後矣。邵康節曰。寬一分。民受賜一
分。信哉。

